

讲述北大的点点滴滴 守望永远的精神家园

谢冕◎著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执教北大数十年，讲述北大掌故，刻画燕园风光，追忆师友往事，透视新诗历史……

这所有的一切在谢冕先生的眼中，都展现着独特的北大精神。



My Understan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Spirit

 中国工人出版社



My Understanding
of Peking University
Spirit



讲述北大的点点滴滴 守望永远的精神家园

谢冕◎著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 谢冕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008-6194-2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7470号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李 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百年的青春（代序）

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它似是一块磁铁，谁到了这里，谁就被吸住，再也不想离开。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但在旧时，那校园说不上美。在战时，在昆明，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是相当的残破了。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它依然很美，依然是一块磁石，吸住你，想着它，恋着它，不愿离开。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占领着你的心。

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

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一切犹如人，人有诸形诸态，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当然，北大的地位很特殊，都说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学”。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是第一所。溯自古时，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算起来也

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作为不间断的校史，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形，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历史学术源流，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其最具本质的特征，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以中西贯通、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充满了蜕变的苦痛。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北大诚然美好，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老北大”或“穷北大”的谑称，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时至今日，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的完好，并不符合这所“太学”的实际，也不符合它的性格。

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1898年是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有很多的流放、囚禁和牺牲。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改变科举、建立学堂，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因而，这所大学的诞生，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求生存的一线光亮。

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所以，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当然，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

这是一个宿命。千年的梦想，百年的抗争、1840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

的苦难，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的吁求，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史载，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却是非关学业的。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当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抗议。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第一次得到显扬。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

这所大学，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追求和梦想。在“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的召唤中，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万家的忧乐、社会的盛衰，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民主广场的钟声，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使古今、东西、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

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励，他们从来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这种要求，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清政府《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第一等的

怀抱。因为心系于天下，眼界自然开阔，神气自有不同。这是北大学子的常态，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诟病的傲气。

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旗帜，在艰难的年代，在困苦岁月，为科学、为真理、为正义、为维护人性尊严，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勇敢的抗争。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思想如刚刚解冻的大地上冒尖的草芽。一曲“是时候了”，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拆去人间藩篱，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当思想被禁锢，充满挑战勇气的“一株毒草”赫然出现在墙上，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那时胡风冤案既成，举国一片静默，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在新时代，为了维护思想自由，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

一百年的青春，一百年的激情，一百年的奋斗，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最难忘，年年岁首，大膳厅灯火辉煌，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里，带着微醺致辞。他的潇洒不羁，在思想禁锢的年代，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马寅初终于以诤言获罪，他的《新人口论》遭到围攻。马寅初勇迎风暴，他的《重申我的请求》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坚定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凛然不屈的坚持，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那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严复到胡适、陈独秀，从蔡元培到马寅初，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它将永远流下去，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

谢冕



第一章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1898：陆沉中升浮起一片圣地 / 3

这圣地的魅力 / 30

校训是心灵一盏灯 / 32

采薇阁记 / 34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 36

多情最是此湖水 / 38

湖畔的“新风景” / 41

依依柳岸 / 43

我和北大图书馆 / 46

湖畔的雪泥鸿爪 / 49

我所知道的中文系的传统 / 54

百年诗心 / 56

北大的传统精神 / 58

永远的校园 / 59

青春、理想、进步 / 62

坚守精神高地 / 64

富有的是精神 / 65

相聚在新时代 / 68

第二章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产，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怀念蔡元培校长 / 73

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 75

先生本色是诗人 / 84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 87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 91

垂花门前的追念 / 93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 96

第三章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北大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积极倡导新文学革命，并且以惊人的创造力，在古典诗歌之外别创新格，他们终于在艰难的处境中使新诗试验成功，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诗人们“诗体革命”的梦想。他们成为开天辟地的一代人。新诗从最初的“尝试”到最后的完成，都有北大人的汗水和辛劳，甚至可以说，是北大人在新诗建设的道路上树立了最早的纪念碑。

我的北大诗歌记忆 / 101

这里是新诗的故乡 / 115

在新的崛起面前 / 117

昨日的记忆 / 120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 123
世上最美丽的事业 / 125
铜的铁的血的火的…… / 131
埋葬了的爱情 / 133
你的草地总是清香 / 136
永远沐浴着他的阳光 / 138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 142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 / 150
依然一棵年轻的树 / 155
别开生面的贡献 / 159
从盆地走向高原 / 162
那些遥远的星星 / 172
鲜花一般芬香的是诗歌 / 174
窗子如花,开向春天 / 176
中国的诗歌梦想 / 178
诗歌是民族的骄傲 / 182
诗人的职业 / 184
在北大第 12 届未名湖诗会上的发言 / 186
那些空灵铸就了永恒 / 188

第四章

燕园杂记

至于北大,它给我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为能置身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北大高扬的科学民主精神以及它对社会改造的参与意识,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思想渗透力。

初进燕园 / 199
年年此夜 / 202
难忘的岁月 / 205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 208
难忘的记忆 / 210
无尽的感激 / 215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 219
我的读书生活 / 224
赠书琐记 / 233
我的遥远的天空 / 235
文学是一种信仰 / 239
追忆少年时光 / 250
流向远方的水 / 253
每年这一天 / 261
我的西郊生活 / 263
悲喜人生 / 265

●●● 第一章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1898：陆沉中升浮起一片圣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戊戌变政的一大举措

1898年新政变革的一个大举措，便是当年7月3日的“诏立京师大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开办的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原先的官书局与译书局均合并入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梁启超也于此年入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与当时文化教育的总体设想相联系的，它是作为逐步改革科举制度的一个步骤予以实施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废八股，改试策论，最后以新式的综合性大学取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本意即在于以新式的大学引进和宣扬西学，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袭的旧式教育。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总理衙门起草了一个题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件，该文件确定了这所未来大学的高标准：“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在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的同时，政府通令各省、府、厅、州、县，将所有的旧式大、小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1898年7月20日，清政府明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应该说，这是当日大胆也很果断的一个改革措施。

作为维新变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成立的初衷，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当时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着眼于培养多方面的综合的实际有用的人才。从它所设的学科门类来看，已经显示出新型的“综合大学”的趋向。可惜这种设想随着那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无法实行。

戊戌政变之后，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而成为“幸存者”。这是当局者为减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他们真的赞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种非常时刻，它的原先拟想的内容当然也无法实行。政变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学生不过十余人：“兢兢以圣学理学诏学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所以，大学堂的名称是新的，而内容则依然是旧书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见，随着那场改革的破灭，原先的腐朽势力也猖獗地反扑过来，重新占领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无疑问，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得以保存却是一个胜利。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团烈火，点燃在那个漫漫长夜的尽头，预示着新世纪的希望。正如后来一位哲人说的：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这所学校，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烟，它坚硬如石，炽热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

钟声第一次鸣响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年头都是灾难，不独 1898 年。1900 年，八国联军开进这个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学堂当然是难以开学了。过了两年，即 1902 年学校复学，增设预科班（政科、艺科）及速成科，设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 年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习馆，毕业生授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头衔，也算是半新半旧的面目。但却是比先前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前进了一步。

也就是 1903 年，中国和俄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先是，沙皇俄国交还营口到期，他们违约拒不撤兵。4 月 18 日俄国大使普拉蒿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4 月 30 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他们的举动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消息传到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义勇队，与北京学子相呼应。

这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师生的第一个爱国行动。对这所成立于一百年前的全国最高学府而言，1903 年的那次集会历史性的。那时敲响的钟声，一直震荡

在古老中国苍茫的上空，成为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发出恒久的警钟的象征。1903年的这声钟鸣同时也成了这所大学的光荣的第一页记载。在这里求学的莘莘学子，他们无疑是把这里作为接受教育、增长才识以期将来报效社会的场所，同时，逐渐形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在求学和研习期间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从这里开始，也实践着以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关切和愿望。

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又有变化。学校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这种改设，接近戊戌年最初设计的模型。可见，经历了世变，历史又弯曲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对中国来说，这种迂曲的前进乃是一种常态。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1912年，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废除清朝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富有远见的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于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更由于他崇高的人格所获有的崇高的威望，在他卓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一任管学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自清朝到民国，还任命过几任校长，孙家鼐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绪皇帝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还没有校长的称呼，管学大臣应相当于校长的职务。孙家鼐当时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清廷把这个“新生事物”委派给这样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一件非凡的举措了。

光绪皇帝十分重视教育的变革，在他思考教育的问题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在他下的《明定国是诏》中，特别强调建立这所学校，经过与顽固派的多方较量，严令军机处迅速筹办大学堂之事。当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物色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负责人时，光绪毅然选中了孙家鼐，可见他对

这一个新生的大学的重视。孙家鼐于咸丰九年（1859年）32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于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6月又兼刑部尚书，并于11月被授为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6月又兼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并迅即被补为顺天府府尹。在短短的时间，如此频繁地迁居要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器重这个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人才。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达。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上的《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得以“凌抗中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了各种学科的专门人才。他认为中国若要振兴，决非当日那些旧式的各类学馆所能承担。那些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培养不出新式的能够掌握先进学问的人才。

同时，孙家鼐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学，确实规制井然，但也有缺点，其病在于“道器分形，略于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①孙家鼐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行事，取中国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使之集于一身。他提出的办学六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他的主张是独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独立长处而为我所用的：“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②

不论孙家鼐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③，他一开始便体现出与这所大学地位相称的独特风格——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基于自主独立而又开放的思考。早在他督办官书局时，孙家鼐就力主广泛翻译国外那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著作以开阔国人的视野，这便是最早的学术自由的思想。

① 翦伯赞：《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25—426页。

② 翦伯赞：《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25—426页。

③ 亦有以严复为北大第一任校长之说的，严复是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此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亦随之改称大学校长。